



蝶的變奏曲

楊栗

黃昏時，他來到小鎮。沒有想像中的清冷。也是繁華閃爍。到那裏都是紅塵。風塵之外是紅塵。罷了，既來之則安之。況且此地不是他的目的地。還是先找一個歇腳處。人們管這小鎮叫山城。山是山，水是水。地處高勢，巖然如城。入夜以後，雨就細密的下着。街上的霓虹燈也模糊起來。久旱逢雨，氣氛詭異。在這小鎮旅館的床上怎麼也無法入睡。雖然覺得身心俱疲，但有一種情緒一直在絞痛他的心。他從夾夾中取出 周小蝶寫給他的一首 詩：

你已經走過很多路
也許更能體會孤獨的滋味
而我只走一條路
就已經將孤獨寫盡

也只有一條心路歷程
駝伏着旅塵
跋涉山山水水
但山不是山，水亦非水

此心任跋涉
禁化後斑斑駁駁
孤獨的夢魂
紅塵之外是風塵

他一直在玩味個中的含意。雖然他對 詩向來都沒有研究。

但這首小詩將在他的心里創下不可磨滅的記憶。

XXX XXX XXX XXX

那時候，他在生意上跟周小蝶的公司有來往，常去找她的老板。他從沒有想到會對這樣一個女子動心。開始時，她只是個很普通的女子。絕不是他生命中要等的一個。然後漸漸地，他發現她並不該只呆在辦公室關守才華，也不是外表那般普通。看似柔弱的她，却肩負起生活的重担。她常自嘲，她的生命就是為了賺錢。而她的錢是賺得那麼辛苦。工餘不知要多兼幾份家教，才能讓她家人生活下去。傲骨的他不願接受施捨。他以為她是非常獨立的，卻發覺她害怕過馬路。常在路邊猶豫着不知怎麼過。問起她，說是優柔寡斷，不能當機立斷。看來往的汽車總似沖着她而來。但在處事上她不像優柔寡斷，內心這般脆弱的人。他開始對她產生好奇。發現她可以一整天沉默不語，也可以滔滔言論，但在過於偏激時會住口或轉變話題。並不是刻意的，他們自然接近起來。他開始感到猶豫，不知該不該發展下去。她却說：「我從沒想到這輩子還會遇到你這樣理想的人。雖然以前也不知道怎樣的人才能讓我動心。」

葛然又說道：

「遇到你不知是幸抑不幸？我覺得我們不會有結果的。現在我們是很好，以後很難不變。而且……」

「你對我沒有信心？」他基於一種防備力而打斷她的話。

「不是對你。我經歷過父母不幸的婚姻。根本沒有勇氣投入感情。而且你並不能確定自己的感情，對嗎？」

是的。他是的。他的理想是他的初戀人。但這段無疾而終的情帶給他的只有懷念。他感到無奈，為初戀情，為周小蝶——這樣一個女子。

不久之後，他結束了他那家周轉不靈的小貿易公司。

於是他就跟周小蝶只是間中通通電話，偶爾約她一道午餐。他們互相也總是客客氣氣的保持距離。

然後他就決定了一家木山公司的聘請，上山當經理。

那天午飯時她遞了一張精緻的卡給他。卡上漂亮的字體飛舞着她寫給他的詩。

「你怎麼還有時間寫詩？」他一時意會不來，這不算情詩？」

「我在辦公時間的空檔當塗寫一些東西，見不得人的。這首詩是特地寫給你的，希望不要見笑才好。」她淡淡的說。

XXX XXX XXX XXX

一夜未眠，乾脆起個大早。

黎明時的山城霧氣濃聚，使他的心情更加惆悵起來。

唉，人一旦 婆婆起來，真無可救藥。他想起周小蝶有時自忙碌中嘆起氣來。他詢問的日光投向她時，她總是作個苦笑，聳聳肩作答。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逃避周小蝶的感情。是因為她沒信心，還是因他自己沒有勇氣？霧漸漸散了，露出山城晨光中優美恬靜的一面。

他從船主那兒得知，因霧早，上游險灘岩石嶙峋處處，船隻無法航行。看來只得留在山城等待「通行期」。

在街上踟躕，心里踱着掛個電話給周小蝶，繼而想到這是最沖刺的時刻而作罷。還是譏山城是個山城。這里什麼事也沒發生。

倒是那個 龜湖，不知有沒有傳說的故事？他喜歡湖，周小蝶亦然嗎？若把湖跟蝶連在一起，就是活脫脫的蝴蝶了。（那會是個怎樣的故事？）

是了，周小蝶原本就是一隻蝴蝶。她是一隻白色的小蝴蝶。她其實是美麗的，只是她沒有拼換成艷麗的顏色，而讓人忽視了她的美麗。

（紅顏為誰？）

她是多麼適合在這湖邊翩躚，而不是在生活線上衝刺。一隻白色蒼白的蝴蝶。呵。若她是湖邊的蝴蝶，那麼他愛蝴蝶嗎？他愛嗎？

望着略帶黃濁的湖水，他底心湖也不禁濕成迷惘了……

52
砂朥越星洲詩社
文藝雙週刊
P. O. BOX 1260,
93726 KUCHING.

雨季已近尾聲了。每年當季候風轉向，雨季漸遠而旱季未臨之前，在風向逆流的這段日子中，天氣陰晴不定，好端端的萬里晴空忽然說黑就黑起臉孔，劈頭便灑嘩嘩雨下來，往往使人措手不及的被淋成落湯雞。晨早陽光仍熱辣辣地烘照，晒得皮膚有種脫皮似的痛疼，午後蒼穹便如弄翻了墨水瓶似的的洒了一地，發墨塗黑了整片碧空，這個城和那間便像患了心臟病似地沉重衰弱下來，一排排鋼骨水泥森林夾雜着人車噪音，感覺上彷彿是一個垂死掙扎的病人在發出急促的喘氣聲。

開始換季了。

在這氣候轉變期，悶熱潮濕的空氣裡似乎浮動着一些不變的真理。季節遞轉，氣候變化之間，大自然依然依循着一定的規律變動，春夏秋冬，陰晴冷暖，年年如故，這種生生不息的變化，總是無聲無息地進行着，而在我們這個叫貓的城，文學氣候亦已進入了這個轉變期，舊作者對筆退隱，新作者仍在摸索，或停頓不前，或破繭蛻變，我們何時才能等到一個嶄新的季節呢？

（方林）



《蕉風》三月號及四月號相繼出版了。三月號的《蕉風》，有余光中教授來馬大中文系時的演講記錄，談及大馬文壇應走的方向，值得一讀。四月號的《蕉風》有劉紹銘評金庸，學者眼中的武俠小說有何地位，細讀此文則知。這兩期《蕉風》尚有其他好文，如火宿介紹鄭明樹的散文分類，謝川成感歎現代詩人不能持續創作。

這兩期的詩作者有張錫忠、陳強華、黃遠雄、蘇旗華、鍾可斯、林若隱、郝毅民、傅承得、謝馨和月曲了，小說作者是亞藍、盛輝和雨川。亞藍的小說「英治吾妻」寄自菲律賓，寫夫妻相逢的局面，非常感人。散文作者則是余秀真、加愛、辛東、辛鵬、盛輝和邁克。另外還有邁克、家毅和林雲龍的影評，張錫忠和林傑洛的書評及黃潤岳和爾然的專欄。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訂閱十二期十五元，六期則八元。訂戶請寫明中英文姓名，訂閱期數及英文地址，訂費請用郵政匯票，收款人請註明：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宇宙過客

藍波

一個等待
一個奔游
都是原有自己
無形存在的現形
踏入苦難
操在自有潛在
主宰

一扇敞開
門的內邊
閃着微光
灰在黑暗
鋪着平坦
置在崎嶇
而我
還來叩關
逐步
蹂躪迷茫
踏上未知
蹣跚顛覆
沒入黯淡伺候

背馱着行囊
重得輕得重
蹣跚馬蹄聲隱絕
却有長長長鞭
趕我
過客
宇宙

何以怨對
走進一個
混濁的
苦難
雖是
雌與雄
慾的結體

捐一貫風雨走來
駛着壁牆的紋路
塵世之中
我是久未黎化的
是一雙渾沌

上樓
好森寒的井啊
灌耳欲聾的
無聲，膨脹着
梯階因痛楚而迴旋盤起

上樓
用掌紋和指南針
眼睛是什麼呢？

梯

李笙

未有燈光之前
黑暗，是唯一的顏色

上樓
孤絕之中我感到
一棵樹的喘息
它的黑髮絞裂離離白髮，直到
啄木鳥在胸膛築臥

所有梯階已在我腳下了
燈掣——
霍一聲鏈撞向我的瞳孔
啊！輝煌若此
我竟無法遠視

一九八九年三月廿九日

